

(接上期)

“天蒙蒙亮，人和车来到了刘庄店地界。二伯家的小儿子，我未谋面的建立哥哥，闪着车灯在路口等。他除夕夜几乎没有睡觉，电话始终同我保持联系。我和建立哥下车拥抱在一起，同时感觉一样的心跳，一样的血脉奔流，兄弟俩同时泪流满面。”

“我刚到村口，红红的鞭炮响了许久，村路像铺了一层红地毯。烟雾中，我双腿绵软地朝家走，几位老人上前抱住了我，一声声‘明明，明明’，那声音、腔调，跟父亲用河南话唤我时一模一样。”

“在二伯家吃了一大碗饺子，这大年初一家乡的第一顿饭，是父亲多少年来的渴望和梦想。我每吃一个饺子，都在心里对父亲说，‘爸，再吃一个。’捧着碗不敢抬头，怕眼泪掉下来。”

“大娘铺好新被褥，说让我赶紧补觉，毕竟开了一天一夜的车。我说，我要先去看望爷爷奶奶。掀开后备箱，取出我老婆准备好的烧纸和水果，还有一瓶伊犁大曲。一行人走出村子，走进田地，远远地看见，一大片绿莹莹的麦苗中间，突起几个土坟包。我的双腿突然变得很沉重，像绑了两个大沙袋。我一步步拖着自己走，几乎能听见自己的心跳。”

“这几座圆尖的坟包，睡着我的祖爷爷、太爷爷，还有我爷爷，我知道我的根就在这里，我的血管流着他们的血，我在遥远的新疆延续着他们的生命。我跪在爷爷的坟边，按照老家的习俗，摆水果，点烟，烧纸，放鞭炮。我倒上两杯酒，想像着从未谋面的爷爷奶奶的容貌，我说，‘爷爷奶奶，明明回来看你们了，我回来得太晚了，您老人家别怪罪，孙子给你们磕头了。’旁边的婶子大娘小声地哭泣，我端起酒杯说，‘爷爷奶奶，我替爸妈敬你们一杯，他们俩没能在你们的身边尽孝，请爷爷奶奶原谅。这第二杯酒，是我和媳妇孝敬你们的，爷爷奶奶请接受。明年，我带上媳妇、儿女一起回来，一起过春节，一起给你们拜年。’这时，建立哥领着一群小孩子，燃放起了烟花。二伯说，‘咱家明明回来了，是老房家的大喜事，列祖列宗，咱都庆贺庆贺吧。’”

房明的眼睛红红的，我能体会到他的感受，就像深深地懂得那片土地。我随着房明的话，仿佛跟随他回了一趟河南老家，那片温暖厚重的土地，孕育出一代代朴实厚道的人，犹如那永不停息的沙颍河水，安静而平和。

房明说：“我的父亲和房

哥的父亲一样，都是当兵来新疆，只是我父亲要年轻几岁。这几年高铁和航运都发达了，我们父子轮流回淮阳，奶奶早几年去世了，爷爷跟着我大伯住在龙湖边，龙湖可不是芳草湖，那湖水满满当当，我蹲在老房子的后边，那水就漾到房根脚，清凌凌的湖水，能看见小鲢鱼。”

房明，这个26岁当连长的精壮汉子，谈起家乡来，声音和表情都是那么的灵动，就像一条小鲢鱼，在家乡龙湖里欢快地吐着水泡，一串接一串，在散满阳光的水面上轻微爆裂。

房明和刘明，两个年轻的兵团干部，他们的父亲都是献身边疆的老军人，老少两代军人，一样的志向，一样的乡愁。

刘明说：“兵团老一辈人这样说，‘我为边疆献青春，献了青春献终身，献了终身献儿孙。’”

无意中，我注意到了房明的门牙，虽然被香烟熏得灰黑，但总感觉有些异样。房明发现我在看他，赶忙闭上了嘴巴，把刘明笑得直拍桌子。

我说：“是喝大酒磕掉的吧？”

刘明替他说：“五年前，房哥用药拌棉种，不知不觉把两颗门牙腐蚀掉了。”他指了指房明的嘴巴说：“那是后来补上的假牙。”

张干事说：“他老婆一年多不愿跟他亲嘴儿，担心把他的假牙亲掉了，咽进肚里不好找。”

几个人又是一阵笑，房明在桌下踢了张干事一脚。

刘明说：“房哥的头发也被腐蚀掉了，光秃秃的，花了不少的钱，去年才长出来新的。”

我没笑，心底泛起无言的沉痛，看着他们年轻的笑脸，这笑容里蕴藏多少苦涩，多少担当。

饭菜剩了不少，我说：“打包带走，我这几天有饭吃了。”

张干事看了我一眼，说：“凉菜怎么吃？”

我说：“没事，热热就行。”他就把剩菜提上了车。

返回的途中几乎不见车，那么宽的路，好像只为他们这一辆车铺就的。张干事驾车任性地跑，我总感觉路途比来时远，估计该到了，但路前头还是路。

我问：“咱们来时就这么远吗？”

刘明说：“是的，从六场到芳草湖80里地。”

来回夜行160里，只为请我这个远道而来的老乡吃顿饭。我想，有比路程更深远的东西，那就是深远的土地根脉。

房明他们把我送到楼下，我交代张干事，回去路

棉团里，能听见骨骼细碎的咔咔声。我竭尽全力地发出声音，我毫无分量地躺在那儿，眼前是一片雪白的棉田，密集的棉棵不知哪儿去了，白棉花铺满一整块田地，水纹般颤抖的雾气中，一群姐妹背着饱满的大棉包朝这边走，白雾绞成缕缕丝线，牵绊她们的脚步，她们的喘气声越来越重，一声响过一声。走近了，我努力分辨一张张汗淋淋的脸，“酒窝姐”“被拐女”“耳环女”“指甲姐”“憨女子”。她们没看见躺在棉花堆上的我，也没听见我无助的呻吟，她们什么也不看，纷纷解开大棉包，朝我一股脑地倒棉花。那棉花真多啊，一包包倒不完，我被棉花埋住了，感到了胸口的憋闷和沉重。我听见自己急促的呼吸……

“啪”地一下，我在梦里打了个激灵，醒了。我睁开眼，头顶一枚耀眼的小白灯。我从棉田回到了小屋，我穿着衣服仰面躺在床上，右手还老实地放在胸部。记录本滑掉在地上，我翻身下床，弯腰捡本子，全身骨骼细微地响。我直起腰，大口呼吸，这才感到一阵急。

自从在四场有过深夜摸旱厕的骇人经历后，我不得不在饮食上苛求自己，晚饭坚持少吃，最好做到不吃。虽然是在拾棉工集聚地，我几乎是饭菜没得吃，但我还是很小心，尽力做到不起夜，一觉睡到大天亮。但今晚是次例外，那么好的老乡，那么好的饭菜，虽然我筷子“搛”得不是那么勤，进肚的美食不是那么多，可是，我那贫瘠多日的肠胃，一时间还耐不了富贵，容不得荤腥。

我披上厚衣冲下楼，什么都顾不上想。可是有时候不想也不行，因为楼下大门紧闭着，我上前一推，没推动，低头一看，上了一把大锁。我心里一紧，小腹一收，心跳加速，身上起了一层冷汗。怎么办呢？我发现旁边一小门，一晃，开了！还算幸运，我正张嘴笑，一股寒风冲到嗓子眼，噎得我差点儿出不来气儿。冷风还想抱住我的腿，我利索地把它撇开了，它失望地贴住台阶打着旋儿。

大门前有盏灯，挂在高高的水泥杆上，头上戴个大碗似的灯罩。有限的光以大门到花台为半圆，画着昏黄的圈，厕所在圈外。我冲出光圈外，走进小树林，沿着石子路，迎面站立墙头似的枯芦苇。我高举手机，让手电筒的光劈开芦苇丛，其实这茂密的苇丛，早已被如厕人的脚从中劈开了，被踩倒的苇子和草走上去软软的。寒风送来了一股异味，期盼

中的厕所到了。厕所门前没有灯，或许是灯坏了。我站在黑乎乎的厕所门口，不敢朝里走，我能想象得到，这黑乎乎的旱厕里面，将是一种怎样的状况，心理上生出的障碍，一时超出生理上的需要。我扶着墙干呕了一阵，脑袋呕得缺氧，眼珠子直往外鼓。

闭口气冲过去，马不停蹄地冲出来，踩过哗啦响的干芦苇，踩过高高低低的石子路，踩进路灯的黄圈里。我深深吸吮冰凉的空气，远望夜幕下模糊的村庄，近望二楼我那间小屋暖暖的灯光，听一两声狗叫，感觉这清冷的夜晚是如此的可爱。

睡梦中有人敲门，我以为还是在梦中，就闭着眼，躺在床上不动。门又响了，我趿拉着鞋去开门，门口站着一个中年妇女。门外很亮，我眯着眼看她，像看一个剪影。她用生硬的普通话：“该吃早饭了，等你吃饭呢。”

我赶紧把女师傅朝屋里让，她摆摆手下楼了。

饭堂就在楼后边，上次张干事交代过我，只是我一次都没去。我捧着小碗往后走，见两个人吃完饭走出来，我见他们很面生，就点点头走过去。一个领导模样的人回头说：“是作家老师吧，快进去吃饭吧，马上就要关火了。”

我说：“好的，谢谢领导。”

女师傅正在擦桌子，见我进来，赶紧过来打招呼。她领我到灶台前，从柜子里取出一口挂着吊牌的小炒锅，炒锅里一个新锅铲、一个新勺子，还有两只新碗、两双新筷子。

女师傅说：“你来那天，我就去买了，这几天你一次也没用。”

她一字一句认真地说，眼神里满是真诚，我心头热浪一滚，上前接过锅，说：“谢谢您，师傅，让您费心了。”

她用新碗给我盛了大米粥，又打开蒸笼取出一个馍馍，说：“你先坐，这就好。”

我见她用自来水冲洗了锅，打开煤气灶，开始打鸡蛋，葵花油在锅里翻滚，鸡蛋在油里开花，大半碗炒鸡蛋在我面前喷香，这顿纯美、金贵的饭菜，让我吃饱了胃，吃湿了眼。

回到小屋，眼皮沉得张不开，睡意波浪似地涌上来。本打算去楼下洗衣服，可是胳膊软得端不动盆子。我就想：这人一吃饱，一住暖，就是全身生懒。考虑着小屋有暖气，温度高，洗的衣服可以尽快烘干，我就忍住疲惫端起衣服盆下了楼。楼道静悄悄，周末没有人，值班领导估计这会儿在楼上。

(未完待续)
(此书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)

大地的云朵

——新疆棉田里的河南故事

□阿慧

